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三十三
四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三

常熟潘永因編

八法第五十六

當世能書咸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
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
墨之病用鷄林紙書贈張大亨嘉甫益米老得意書
也其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沉奇巧如

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
速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為溢詞吾書小
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為之不以
與求書者心既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
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
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江
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
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

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畫畫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

體勢難為不如畫筭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
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
護歐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
醜怪惡札之祖自柳始世有俗書唐官誥在世為褚
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
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
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
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

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真卿辟容書
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
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
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
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人廬山題名題
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差佳乃
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
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饒思也柳出歐陽為惡醜

怪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

都無回互轉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
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
之殿作四窠分豈可作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
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
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
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放
百物之狀活動圓健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

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
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
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
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
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
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真君
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
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

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

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

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闕蔚宗二十年前

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白乃能到右

軍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

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蘓之才桓公至

洛帖字字用意相鈎連非復便一筆直到底也若旋

安排卽虧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貼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真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萬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存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相紙法書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度見而譏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筴子然真

草須有體製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
龍皮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擡蒸餅勢信老杜
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
縈之便不工也

世之論書者多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
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
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雖形不同掠須
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

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嫵而手足乖戾
終不為完人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
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書貴勁健瘦硬忌肥厚重濁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
歐陽永叔評書亦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
味必不佳而命之為俗物矣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
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
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叔手並脚田舍翁耳慎

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
言其筆法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曰此有何佳但似
篾束枯竹耳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跡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
蔡儵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
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
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
字畫潦草然皆道勁可愛益危逼窘急中書也又有

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
仙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蜨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
小樓西鈎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
烟草低迷而無結尾劉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
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
漸老見春羞到處魂消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
垂烟態拂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

一貴人家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
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
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
藏名書畫最多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
滯間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文
也石後於禁中被燼絳人潘師旦取闕本再摹藏于
家為絳本慶厯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

刻於州廨為潭本終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潭
下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
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
相布當國命劉燾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
為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愈下矣

仁宗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凡飛白以點
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
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變態上亦佳之乃特為

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又出三百點外尤為奇絕
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寔而有餘於靜
坐中自是一樂事又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
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
戲謂君謨學書如汴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
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何如哉
又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往時王文康公戒其
子弟云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

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
好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
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張公觀家藏有唐柳公權手筆啓草二紙其一云上翰
林柳學士某謬至顯榮皆承闕乏昨者盟書慰勉蘭
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
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為扶持繼音容於北風為主人
於東道况蕪姁媾早接清華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

何氏奉諸媛之敬念深外妹亦愛愚夫道已隔而公
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
霜邈同雲漢仰計亘霄路於臺閣隔人烟於禁垣嘯
傲霞高從容日近閒揮彩筆時弄紫泥並彰叔寶鸞
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當邀乘顯氣濯弄瑤
池秉陰陽之爐錘輔天地之橐籥異時獲賜今日先
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其二曰侍郎頡頏重
霄騰凌迴漢列名仙館絕跡人寰潤飾洪猷承迎中

旨金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牕間暗識方矜獨
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
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若非
思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邁逸超彼等羣窮
鍾蔡之楷模入王張之閭域往者韋相公嘗謂侍郎
能以筆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
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勲効叨濫寵榮
一授藩垣兩遷官秩猶以據牀操扇麤識孤虛跨馬

彎弓未為遲暮誓將丹慙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
孤微終垂庇遇使其晚節無媿平生下情云云兩帖
前輩皆跋為柳筆然非公權亦不能作此但啟中有
筆諫語或他人遺柳啟柳自書之耳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府錄廳前石幢即郎官題名
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端嚴張平生作字詭怪顛倒
殆難辨識至為楷法整若軍陣乃知能事之極無所
不可

蘓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書與
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一世衆人皆側目
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
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
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
字似忙世間那得如許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
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
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

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
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在政府暇
時日書數幅嘗書論書九事其內一則云吾每論學
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即
自立少公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為之奴
矣縱復脫灑至妙猶當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雁行也
况於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禪家有

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悟此語者乃能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廢絕數百年之後欲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強神悟不能至也又云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學佛悟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髣髴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倣公書

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昉之書也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作紛冗宗儒致簡相寄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鵝

哥嬌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
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之可作秦
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謂鸚鵡也

黃山谷跋東坡帖曰東坡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
渴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
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訾東
坡用筆不合古法彼益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
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余

嘗以此論書而東坡輒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
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為
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
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
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
今人未解愛重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
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雖不工而酷喜論書
固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

曠百世而與之反故作決定論耳山谷又評東坡帖
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蔥蔥散於筆墨之間此所以
他人終莫能及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
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趙子俊孟頫有東坡書迹
甚佳後有一人題云觀此真跡始覺偽者為可笑也
最善下語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
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蒐訪一
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

積以五萬錢撥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
釋子所藏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并輸積天上
矣

晁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
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
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
也

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

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
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
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
購藏耳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
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
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也

評東坡書者衆矣劒拔弩張驪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
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

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
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
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
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樞街僦小屋與染
工為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
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
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

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

黃山谷與王立之東有云來日恐子瞻來可備少
紙於清涼處設几案陳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

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
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
名米書之上映簾觀賞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米反
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
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筆研之屬
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

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直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閤門彈奏上云後人不可以禮法拘上嘗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芾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如何曰臣書刷字

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復名芾至今書一大屏顧左右乞宣取筆研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

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
蹈以謝即抱負出餘墨沾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
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米芾行書倣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
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
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寸紙數行人爭售之以為珍
玩至於請求碑榜而戶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

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居為寶晉齋簪纓好事之流
出其所有奇蹟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即
為作古紙臨倣便與真者無辨兼以偉岸不羈口無
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制
度人物晉風流之句然議者謂其書神鋒太峻如強
弩射千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草隸篆不甚
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如六朝翰墨副在筆端

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意倣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濶步氣若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固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之

黃山谷在宜州嘗為余若著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茲悼黨錮之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焉既乃

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忠定之子崇憲字履常守九江
刻石郡治四說堂

若著倅宜州日黃魯直謫居是邦時黨禁甚嚴士
大夫例削札掃迹若著慨然為之經理館舍敬遇
不怠遣二子滋許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
書魯直問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媿東
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博許之遂默誦大書
畫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然魯直顧曰

漢書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嘆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
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
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
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畫虎障子獻之皆不
驗夜卧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即
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試持獻
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張帆

一餉而濟竊計神必元祐遷客所為不然何嗜之深耶

樵李一士人耽嗜古遺墨購得龍眠歸去來卷順
事布景繪境神妙予瞻書其詞曾入勝國內府有
虞趙諸公跋恒展玩不釋手後為楚中學博攜以
自隨遷秩將渡洞庭夜夢一神人冠裳齋邀告曰
君有東坡龍眠手蹟願出眎可乎士人呈卷神掀
髯動色頌贊不已隨拱手而別既覺懷疑及過湖

衝風倏起崩浪刮天舟幾覆士人悟昨夢乃惶遽
拜祝曰神欲吾卷耶舉篋投之風浪頓息乃知神
踪異跡鬼神亦重之也

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邨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
五百本蓋兩宮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字文八百
本於此可信矣

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修雅
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

名蹟遇其會意時遂傾家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
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如水僊為尤奇時人珍之襟
度蕭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
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
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與不識
望而知其為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曾莒蒲
節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山相與評
賞飲酎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

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絕茂處瞪
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
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異時蕭千巖之姪浣得
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契叙後歸之俞壽翁子固復
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歸至雪之弁山
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淪溺無餘子固方被溼衣
立淺水中手持契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
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帖後

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

宋稗類鈔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四

常熟潘永因編

丹青第五十七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
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
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
受命膺錄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

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央籍圖畫萌矣軒轅氏
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
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
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
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
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
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
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

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曰畫畛也象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采色挂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勛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

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
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
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
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
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
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
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
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

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
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
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
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
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
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
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麤善寫貌得其形
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

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米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

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
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
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
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
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巧方便之顏道
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譯得
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
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

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

尺者反

馳趙

於鬼反

之狀士女宜秀色

婣鳥果反

嬀奴坐反

之態田家有

醇忙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
重大而條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
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膠枝挺幹
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虬之勢聳
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礬頭亦為稜面落筆便見
堅重之性皴澹即生凹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

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
龍窮遊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
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
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閒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
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
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
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

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
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遊心神永生於用筆
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
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
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
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
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
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

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石林石花竹禽魚古
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
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
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
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
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冢之蹤前不藉師
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
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

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
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為用大矣盈
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
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
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
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
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于軒冕巖穴有
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

唐朱景真謨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
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
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
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為當也又有畫繼補
遺一卷不知誰所謨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
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宗
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
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無

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麤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區不碍筆非如今煮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澹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

不脫不須背裱若不佳換裱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
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
濃澹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
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槌如銀版
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麤
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
麤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
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

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
毛搗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
舊生作毛起搗又堅紉也湮染者色棲縷間乾熏者
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澹雖百
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損
本色染絹作溫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葢色上作
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國朝東楚
湯垕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畫悉

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使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已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體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攷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為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

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
最為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
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古人畫藁謂之粉本
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
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
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不可
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在體肌之外者今
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

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
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
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
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
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
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掇補成章此
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
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

領神會加以遊于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為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

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網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

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也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

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脈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竹筆甚道勁夏圭若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行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學也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鮮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寵鄭虔之輩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

迨於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
二三人終不逮也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
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
太僕廐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
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
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

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也山谷詩云李
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東
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
焉自蜩腹蛇跼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
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
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
則逝矣東坡善於畫故其論精確如此曾巢雲魚疑

工畫草蟲年邁愈精嘗自言其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耶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非有法之可傳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

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
遠思如觀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
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
處也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
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
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為遠景意
趣益新畧不相雜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

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為待制
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
畫也題曰戊辰樵人王翰作追憶其時開寶四年也
南唐自周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國中士大夫以為
耻故江南諸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但書甲子而已
當時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
名尤長於花竹蜀平黃筌并弟居寶惟亮皆隸翰林

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
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著色用筆極細殆不見
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
草草畧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
其軋已言熙麓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
格更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
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
皆不及熙遠甚

世傳修老子廟廟有吳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
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以三
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廼以車載壁沉之
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
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
畫工畫工不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帝
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
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

澹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
漸觀其次迤邐浴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愧駭下拜
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復言畫
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
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竒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
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
生前驅乃作清竒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
近侍近侍雖可強力少加則又何以作輦中之人也

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先生所畫
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
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生平未嘗見者此所以使
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爾所作怒目虬
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
與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畫耳工往自毀其壁
以家貲償之請隱士畢其事

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

告成召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幃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搦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廝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饒貲為宮市珠

王大商不易為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
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
紙素揮灑盈滿箱篋即鋪門兩壁亦為淋漓潑染識
者謂畫壁最入神妙惜在白堊上耳

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
冲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
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贈五千其後遂為故事明年
除日復賜例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

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十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為色不印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

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范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李伯時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牌榜其上云神妙上品江都王馬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手聊留數字以見歸向之意時米元章為郎每到相府求觀不興言唯遶屋狂叫而已

宣和間李伯時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吏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掠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脇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畫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

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擣蒲之傳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逆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晚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

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蓬省羣玉堂屏有坡翁所作石竹相傳淳熙間南安縣
某人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
以持獻曾海野曾後復獻韓平原韓誅籍錄送官

唐韓晉公滉鑒古好書聞建業古壁餘蕭子雲一
蕭字遷置南徐海榴堂右壁朝夕對玩後李約載
以入洛特建精室藏之因題為蕭齋

米元章酷嗜書畫尤工臨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榻榻

竟并以真贖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
故所得為多

元章知漣水日客鬻戴嵩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
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來乞還真本元章
怪而詰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此
則魚也又在真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
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意以為難元
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

呼據舩舷欲墮攸遽與之

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
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之撫
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
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
足則展頸魚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驗物不審雖

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

翟院深北海人工畫山人年少時為本郡伶人一日郡守宴集方在庭執樂忽遊目若有所寓頓失鼓節樂工舉其過而劾之守詰其故院深具以情對曰性本善畫操撾之次忽見浮雲在空宛若奇峰絕壁真可以為畫範目不兩視因失鼓節守歎而釋之

戴琬京師人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畫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畫者甚衆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

畫故其畫傳世者鮮唐吳道元入供奉為內教博士
非有詔不得畫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
闕其半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
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爾徽宗令匠者裱成全
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
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也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
之時矣及踐祚後酷意訪求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

御前書畫喬年後罷法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上方
所藏率舉千計寶熙朝盛事也曩於宣和歲癸卯嘗
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
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
太白白樂天等書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
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絕益亦為多焉又御府所
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
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

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
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
實當時所筆又如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
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
北齊後主幸晉陽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
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度人經乃褚河南所書而
闕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
氣短

劉夫人建炎中掌內翰文字善畫人物師古人筆法及

寫宸翰酷似高宗甚愛之畫上用奉華堂印

印有大小

又

有一印云閉關頌酒之裔蓋用劉伯倫事又有端文

圖書

劉貴妃臨安人入官為紅霞帔遷才人累遷婕妤

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賢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

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金主亮大舉南侵謂其倖臣秘書監張仲軻曰向

者梁琬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臂也

王直方詩話云歐陽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
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
畫東坡作韓幹畫馬詩曰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
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作畫誰當看又云
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
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

今已矣人間驚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於此盡
矣然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
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又足補坡公之未備也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
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
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
傳之往歲小密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
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服其言曰常患其不

及古人者正在於此廸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
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
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
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
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
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
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得進

劉斯立學易堂記云圖畫對面稍熟似覺厭之則別展

挂行步徙倚玩之忽漫驚目更有新意家所藏甚儉
由此常若有餘東坡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
筍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
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聚
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宋稗類鈔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禪類鈔卷三十五
六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五

常熟潘永因編

草木第五十八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
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
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棗栗柿楊柳
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縣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

十二月間沃以糞壤二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
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毬轉身紅祝家
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
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
如萌茁稍長即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滕處士昌祐字勝華攻書畫畫花竹鳥獸體物像形巧
妙入格所居州東北隅竹樹交蔭景像幽寂有園圃
池亭徧蒔花菓凡壅培植皆得其法以藥苗為蔬

藥粉為饌年八十五書畫未嘗輟焉廳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草品格名目百餘件亦有遠方怪草奇花蓋欲資其畫藝爾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團坐十餘人數張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絕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窠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葉紅而堪翫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細土拌勻入生葱酒糟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漬之候春初掘取藕根簍者和顛三節已上四五莖埋入深泥令近盆

底纔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為菜花
為翫實為果葉為杓池沼亭檻之前為瑞草萍蘋藻
荇不得與侔也園中有慈竹叢生根不離母故名以
慈也有釣絲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絲竹葉
細而青莖瘦而紫亦謂之墨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
一脉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穠多陰
笋高之時粉香籜翠有柱竹扶疎叢茂瀟灑亭臺無
出此數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晒乾

園中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潤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作稀泥即掘竹四面鑿斷大根科連根以繩錮定昇時勿令動著根鬚間土昇入坑致泥漿中令泥漿周匝徧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至鬚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土壅過竹本根也若竹稍長者芟去顛葉纏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窠相去二尺餘不須實鋤只以一脚踏之則來年生筍速也宜於園

東北軟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根不用頻澆水水多則肥死園中有梨名車轂圍一尺摘時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色深黃剖之至核紅翠如金味美為桃之最其林檣色如玉向陽處有朱點如纈顆有重四兩者其栽果法以冬至後立春前斫美果直枝須有鶴膝大如母指者長可二尺劄于芋魁中掘泥令寬調泥漿細切生葱一升許攪於泥中將芋塊致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堅實即當年有花來年

始實絕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
澁不美者如臂已上然後尋美果枝選隔年有鶴膝
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治至時剪下便剗于
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七日其
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時將野樹以鋸截之去地五七
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剗
勿傷其皮挿于野樹罅中外與野樹皮緊密相齊用
牛糞泥封之與笋籜包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

以黃土泥塔頭裏之勿使雨水透入野樹或旁生芽
葉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
桂屑布帛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
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
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
性相制耳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

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嘉歎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明年此木遂花而得實數斛上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栢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

也後郡奏秦朝栢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
圖歎賞之語私相聳異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
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臨苑中時春候已深
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
羯鼓一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訖曰是豈不
以我為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為人君者其一言動固
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
之若響應聲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

間哉

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
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
飾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
盡培溉之法然後覓沸湯於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
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
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
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

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握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澹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籬籬作棚屋圍幃復張青幃護之於門

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旬日間其家
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內衆園戶皆言不可
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為常他時復來索此品何以
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
舊品矣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為衆花之冠嶺外
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
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然性不耐

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地土之異宜也顏博
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賦詩云竹梢脫青錦榕葉隨
黃雲嶺頭暑正煩見此萼綠君欲言嬌不吐藏意久
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西施帶
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譬如追風騎一抹萬
馬羣銅瓶汲清泚聊復為子勤願言少須臾對此髯
叅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不言可知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枯松每穗三鬚而高

麗所產每穗乃五鬣馬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
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
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
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
有一種名五粒皮無鱗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
所謂粒者鬣也

凡欲松偃蓋栽時當去松中大
根惟留四傍翳根則無不偃蓋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稍
一節發者為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梅之早花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

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妁至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明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湖間亦聞有嫁橘法南方雖產橘然亦畏霜吳中洞庭霜最多即無所

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
所以洞庭橘最佳歲收不耗

朝奉郎劉國均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有
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
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求用傾之不出而
斤重如故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
士於澤中錄取馬草晚歸鐮刃透成金色

臨安僧法堅言有歎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

脹甚蜺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
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藥也取置篋中
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詢之
云為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
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
人不復應急起排戶視之則其血肉俱化為水獨
遺骸卧牀客大駭挈裝而逃逮明主人視之了不
測其所以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

其屍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
異之取以為饌食者輒死凡菌為羹照人無影者不
可食食之殺人

菌每生於幽隱下溼之地或蛇虺噓氣所成食之皆能
害人人每輕不貲之身以嘗試之嘉定乙亥楊和王
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
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不潔獲免有日本僧定

心者寧死不汙至膚理拆裂而死其度牒尚藏菴中
年有久定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
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
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
淳壬申臨安民家因出郊得佳菌作羹恣食是夜鄰
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
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血倚壁抱柱而死
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免於毒

回回國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
其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其毒
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
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於犬之足既而用杖擊逐犬
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就埋土坎中經歲然
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製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
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
以少藥投之則活蓋古華佗能剝腸滌胃以治疾者

必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

宋景文筆記謂蜀中有蓮大如雀殼葉舒如錢幹亦有
絲其萼盛開則向日朝指東停午遡南夕則西指隨
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按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
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
謝一呼夜合然則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京師中太乙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薇宗車駕臨
觀之題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

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却得君王留一顧
故應雨露亦饒滋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楊
梅朱凡忽向靈窻見疑是雲根越嶺來雖將蜜漬借
微酸小摘曾聞飮玉盤爭似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
綠陰看越中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楊梅又北人以梅
汁漬楮實益以蜜假作楊梅故仲至後二篇皆及之
鳥獸第五十九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熙寧中王師南征有

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
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與者
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
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
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
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官林希言子中致詔子中
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
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

蛇首也予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
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徑入銀香奩中蟠三
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
循案行色如溼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綬花過其尾
尚赤其前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
為綠如嫩草色少頃行上屋梁復乘紙幡脚而下輕
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船在船後
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恒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

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以此辨之

鍊圍山叢談曰小龍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
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味夾小龍出
運綱之舟尾有舵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
之則又緣舵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
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至碎
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為賑卹焉會
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復出大漕窘懼乃焚香祝之

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
舉身入香奩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先以示魯
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
躍出匱中兩爪據金杯飲幾醵於是天子異之取
大琉璃缶貯龍為親加封識馬降付都門外汴水
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則已變化去矣
上喜加封四字仍大厰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
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

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兩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余從行至江陵將遵陸至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憩渚宮之沙頭一倉官解舍纜弛擔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余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愕詢其

故余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處士李璞居壽春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一中龍騰擎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跡宛然鱗鬣爪角悉具雁宕山中有潭深窅不測石壁上鐫螺龍郡三字不知何時書也晴晝日光下注髣髴見一螺殼大如數石甕龍出其中與此政

類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於鄆州東城夜自莊舍還而月
色昏暗殆不辨跡偶遇道傍木枝突然有光因折以
燭路至家挿壁間醉不復省矣晨起取視則枝間一
龍蛻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
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於室遂寶之
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為青州幕官因
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

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率嘗扃鎖虞經臣作帥宴
客樓下蟒忽遺溺正中一武臣之肩頰吏皮肉潰爛
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為文遣吏祭之即日毀
樓蟒亦不見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
口傍有碧紋如雲霞因名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
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

上下如坐安與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蹀躞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義駒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赤籍開禧間金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俠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賊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靨見病駒焉疥而瘠骨如堵墻行逐水草

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解莫適為主繫而得之
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彫復生日
置之槽檻慙慙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無下顧
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
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
往屏息庭槐下軌撾候晨雁驚行立俟頤指午退以為
常馬或蹴齧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
成請驗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

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
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蹇蹇緩
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
日浴於河羣馬皆褻而騎相望後先喻之馭者終莫
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嚙之軍中咸指為驚悍擯
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戍符下統
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坦若方軌至
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幾敗之

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鞬而墜死焉官軍亟鳴鉦踰屹
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
元礪有弟悍狠恃勢每出掠率強取十二三適見之
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
恆即不勝喜貯以上廩煮豆粟濯泉翦帛用金玉為
鎧華韉沃績極其鮮明羣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
為賊掠取者知之曰踰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
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遊其踰於峒峒間上下峻坂

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決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拔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驢以來驢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挽勒不止則怒以鐵槩擊之胯盡傷驢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驢也是異服者必其魁相與遂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露羽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

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
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
於時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
以為正報施以為仁與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
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耶彼仰秣而戀
豆厯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
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駕駘何足冀乎余意君子之將

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撮取著於篇

唐興元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於馬肆
有致悍馬於肆者結縹交落其頭二力士以木挺
叉其頤三四輩執搥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
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
不具也將貸馬惟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
主慚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
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

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糞穢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奮蹇跂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為也既晡觀者少間乃別市以新絡頭幼清自持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為人知吾為汝易是鑠結穢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人嘶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畢再遇兗州驍將也開禧用兵屢立戰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雲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馭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關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為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

熊居山中雖行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在石崑枯木
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不知路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獼者云以少許磨酒飲
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
出宣州溪峒峒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
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峒獼尤貴重之能解箭毒
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之立消其土人號之曰掃耄
一枚值黃金數兩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殺死

者功少劣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姺女數十歌
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為事攬一聞婦人氣輒躍升其
身粘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
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超然而
動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可立
致富矣

范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鵲灰羽赤喙數遊園中衆見
其異以計羅得畜而馴之愛食蛇虺纔入口中即為

水半年一縣蛇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
過見之曰此檀雞毒鳥也後其一死居無何忠宣閱
廣南異物志曰檀雞鴟鳥之別名始大駭即命殺而
焚瘞之

至和中彭乘赴任邕至金城驛方具食聞如以手
搭腰鼓聲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鴟鳥禁
蛇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

鳥昔有十首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為災咎故
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
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睹其形
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
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
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為
用至有爭鉤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
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主嘗得疾一日正

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擣衣石上其狀類野鳬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畧不畏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

鼓山有老僧曾登靈源洞見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村墮間低飛掠食俄攫二大羖羊復望海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捉捕虎豹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蟲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頃刻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

驚形如野鷺而高且大，胆有長喙，可貯數斗物。千百為羣，更相呼應，共啄蝗蝻，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金廷，下制封鷺為護國大將軍。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玉獅小於蝦蟆，風度清癯，以線繫几案間。道士喚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

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
間予謁之出此三物從予乞詩余熟視曰公小人國
中引道者吾詩但詎能摹寫高韻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婪婆
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
自腰以下有皮繫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
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
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

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鏤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何用也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

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
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
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高廟駐蹕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
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繫小金牌有
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畧不驚怪比上膳時行在
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

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為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距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闕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鷄尾借號有烏來朝無雉漸肯為儀厯仍輝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為閣筆

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頗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使送歸龍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蔡丞相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遂名之素養一鸚鵡甚慧丞相欲召琵琶即一扣響板鸚鵡傳呼琵琶逝後一日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

大慟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
非傷心瘡江水同渡不同歸

宋時有秦吉了能人言倭蠻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
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戀主人不願向他去因不
食死厓山宋亡時有白鷗在籠見帝入水遂蹣跚
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
而隱身於後操網馬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

目飛入城直前欲闕而網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
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揮掃地稍
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粘竿取之麋
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
結繩為縲置其所行處麋足一絰則倒懸於枝上乃
生獲之閨中好食蜂子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
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
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鵲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鳩能並步禁蛇啄木
遇蠹穴以嘴畫字成符印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鷲
莫能見燕啣泥避戍已日故巢不傾鷲有長水石故
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啣
艾置巢中燕輒避去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
味於翼間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為猫所斃雄啁哳久之
翻然而逝少選引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
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為雌所
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

羅州山中多孔雀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
翠奪目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
捕者先施網罟須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為
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尚愛護之土人

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幽間處藏蔽其身伺其過則急斷其尾不急斷迴首一顧即金彩無復光翠故生者為貴也為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獲者餉饋如京洛間鵝雁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無驗其首與血解大毒蛇與孔雀偶得其卵者使雞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生小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乃成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彫與花萼相榮衰每至清明軒

翦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窗
牖面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橫以木架令棲息其性
愛向明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與養雞無異每
至秋夏於田野中拾螽斯蟋蟀活蟲餵飼之凡欲餵
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
鵝翎筒子灌少生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
口餵以小魚鰕不爾餓損及切鷄少許餵之貴其涼
冷如食有餘則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

昏暗毛色馴養頗久見婦女重豎彩衣綬帶必逐而啄之或芳時媚景聞絲竹歌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眇眇而舞若有意焉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骸雖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涖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詭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

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
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
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北方凡皂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
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鷦
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
尾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鵬則戾天狗則走陸
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麥反三館書有
味漱三卷皆養鷹鷂法度及其醫療之術

杜詩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鷺非也
說者謂是蚊蚋梁元帝金樓子云齊威公卧于栢寢
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
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永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
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

內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元帝謂王

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
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
夜矣何荊州焚書一語前後一轍也詩以弔之曰
牙籤萬軸裏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
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卷皆薛濤箋所鈔惟今朝
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識入
金也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冒於蛛網
蛛往逼蜂反為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乃徐徐
行入草嚙茅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漸消輕
捷如故

關中無螳螂元豐中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螳土人怖其
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瘥者借去挂門戶上往
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蝗飛或墜陂浸中輒化為蝦有漁人置網湖側蝗墜壓

網至沒漁人輒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狗最畏寒凡卧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宋稗類鈔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六

常熟潘永因編

搜遺第六十

顏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
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原者何哉為其傍無
餘地也君子之行己也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
信至潔之言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

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
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
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
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
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
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
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為誠

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
公得以無怨歎抑亦歐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
耶不然獻可排歐公為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
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
辨獨歸過獻可可為甚矣

五代時有姓呂為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于朝
為相呂琦晉天福中為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
宗呂夢奇後唐長興中為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

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仁宗衣冠最盛呂咸休周顯德中為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異哉

太祖以歸德軍創業升宋州為歸德府後為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為壽春府又嘗為襄王升襄州為襄陽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又嘗為慶國公以慶州為慶陽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又嘗為宜州刺史鉅鹿郡公岳州防禦使以

宜州為慶遠軍邠州為信德府安國軍岳州為岳陽
軍神宗自頴王升儲以汝陰為順昌府又嘗為安州
觀察使光國公以安州為德安府光州為光山軍哲
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為延安府又嘗為東平
軍節度使均國公以邠州為東平府均州為武當軍
徽宗自端王入繼升端州為肇慶府又嘗為寧國公
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以寧州為興寧軍平江鎮江並
升為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升定州為中山府高宗以

康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府孝宗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為建寧府并升隆興寧國常德宗慶諸府皆以其潛藩分建之地也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鈔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為問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

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
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
誰愛憎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王荊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
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
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荊公薨

或問李伯紀後來當國蔡京如不死如張邦昌正典刑
否晦菴曰靖康名流多是京晚年牢籠出來的人才

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極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已

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禁不得用

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為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做

秦檜一日在某寺中慶聖節一樹上貼一榜子云秦相公是細作是時陳應之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某意無他但人主有一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

聚因顧左右取國書看檜掩其前後中間有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

徐師川微時嘗遊廬山遇一宦者鄭謔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後徐入樞府鄭時適用事似有力焉

二蘇文未出學者爭傳誦徐禧之文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壻也永樂之敗禧死難

岳太尉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耳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虎遂去

靖康京城不守王時雍盡搜取婦女與金人時號雍為金人外公

南渡後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橫斂丁錢有至三千五百者人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辛幼安云曾見糞船亦挿德壽宮旗字

王介甫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獨此法不曾

行得

晦菴云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悲呪一般更無奈他何

胡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以觀玩從此遂不復下急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彫喪殆盡所接皆邈然少

年無可論舊事者

董敦逸吉水永豐村落人哲宗時為吏部侍郎招鄉人之寓太學者以訓童稚童稚業不精進董責之自言幼入上庠甘齏鹽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其鄉人答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蓋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仁宗慶厯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

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為校勘為詩
慶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歡魚聞之
乃曰予不與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
之乃過臺御史即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
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李端懿李端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
幾何易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
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乎

遂不與卜

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為餓夫

緜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為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繭造一扇謂之縣扇輕而可愛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

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詞云謂爾同為謗訕則於今其
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為得
實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為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
人拱宸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裏一大錢贈之曰謹
守終有所見拱宸秘而識之其後登第死於江南饒
州鑄錢監

真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真誠真宗東

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岳下撫問執政曰卿等在路
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僚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
有打驢子喫的及還都設宴開封府先命巡吏屏出
貧民於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
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曰貧者總趕
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為誠而親之事多類此
馬公一日從駕遊幸羣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真宗
強之奉詔詩成乃奏曰臣不善書乞宣陳堯叟與臣

書真宗如其言時陳為首相議者惜之

徽宗在藩邸楊震給事左右最為周慎嘗有雙鶴降於
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云是鸛非鶴也又一日芝
生寢閣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
任彌篤

葑草尚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
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
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

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

秦少遊南遷舟過南康宮亭廟下見湖月光彩特異因
憶昔在雲老惜竹軒所見景色與此不殊其夜夢美
人自稱維摩散花天女以維摩像求贊少游愛其畫
謂非吳道子不能作天女戲贈詩曰不知水宿分風
浦何異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
無言少遊贊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
似九應笑蔭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搏取淨域丸泥

似陶家手既寤因自書之其真跡落雷州天寧寺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
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澈見底池心南北有
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
紋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
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
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
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

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竒然亦不能辨泉之
所以有金線也曾南豐亦有金線泉詩曰玉甃常浮
顥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
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
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又范諷自給事中謫
官數年方歸遊張氏園亭飲泉上有金線珍珠之目
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
嘗邀范晏飲於亭范題一絕於壁云園林再到身猶

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
時青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為之頓
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
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
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
飯而腥不可食有賣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
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荆襄之間天雨白氈如

馬尾長者尺餘瀾漫山谷亦有賫至京師者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遇山谷論文山谷傳少遊千秋歲詞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叶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以有以卻之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却之

也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仙遊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之尾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丞宋太祖改元乾德竇儀辯其為亡蜀年號太祖歎其博

綜及見宋朝類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
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
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
并國號亦同矣

宋太祖謀伐燕趙普一代宗臣極論爭抗至曰此際官
家何須留意不須留意四字浸入士大夫之心腹幼
而聞壯而行而宋之社稷斷送金元之手矣然中令
疏云所得者少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所失者多

更於失多之外別有關心自是奏疏名語

世傳王荆公與程明道論新法其子元澤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法乃得行其氣象失措是一紉袴無賴子弟熙寧中神宗再召荆公衆問公來否元澤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為子孫法也其雅馴謹厚又如此何一人迴別乃爾又

嘗聞荆公每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元澤曰
大哥是一箇其次即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
下十餘人皆至卿相而元澤則早亡荆公雖偏不至
溺愛不明至此豈毀譽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靖康金退之後吳敏孫敏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謠云不
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
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
管河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

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

建炎時謠曰仕塗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是受招又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

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
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
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
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
沿隨覆以次指面撫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
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
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宋稗類鈔卷三十六